

# 从清宫医案看天花的防治

## ——种痘与治痘

杜家骥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清宫医案, 是清朝太医院太医为皇帝、后妃、皇家子女、太监、宫女、宫中侍卫等治病的记录, 其中也有种痘以预防天花、及为得天花者治疗的记载, 非常详细。本小文主要以这种资料, 介绍人痘种痘术的复杂情况, 以及患天花者的不同症候, 如何医治和不同结果, 并联系相关情况, 对当时这些医术的效果提出某些粗浅的认识。

**关键词:** 清宫医案; 天花; 种痘; 治痘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清代天花的流行、危害性影响及对它的防治, 是清代疾病医疗史中的重要问题, 本人偶或涉及这一课题, 对清代天花于人口的危害及防治、对清代行政的影响及应付措施, 作过一些粗略的考察, 而对当时预防性的种痘术及治痘这类医术性问题, 不便细致介绍。现仅将接触过的“清宫医案”等资料中的有关内容, 介绍给大家。清宫医案, 是清朝太医院太医为皇帝、后妃、皇家子女、太监、宫女、宫中侍卫等治病的记录, 其中也有种痘以预防天花、及为得天花者治疗的记载, 以皇家人员居多。由于皇帝对这部分人患病之治疗较其他人格外重视, 因而记录所反映的病状、诊断、用药等等也异常细微, 也留下了他(她)们种痘、治痘的详细记录。对这种医案作研究, 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国家的专业太医是如何种痘、治痘的, 结合清初人们受天花危害的情况, 还可以对这种医术的效果等等, 得出某些认识。本小文主要以这种资料, 介绍人痘种痘术的复杂情况, 以及患天花者的不同症候, 如何医治和不同结果, 并联系相关情况, 对当时这些医术的效果提出某些粗浅的认识。本人不懂医术, 所以这篇小文的一些鄙陋之见可能有错误之处, 但愿所介绍的资料能为感兴趣的专家提供一点线索。

### 一、清初皇家受天花危害略述

明清时期, 天花肆虐酷烈, 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清初之时, 仅见诸文献记载的满族皇家成员, 就有以下诸人:

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 有 3 个儿子死于天花, 分别是: 长子岳托, 镶红旗主, 曾爵封成亲王; 第五子巴喇玛; 第六子玛占(或作玛瞻), 爵辅国公。另外, 代善的外孙、公爵和尔本, 也亡于天花。这 4 人, 岳托死时已 40 岁, 尚染天花而亡, 其余 3 人也都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

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 其孙有名锦柱者, 封辅国公, 22 岁时死于天花。

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郡王阿济格, 为出过天花获得免疫力者, 但他的两个妻妾, 均于顺治六年三月北京城发生的那场天花中感染而亡。

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豫亲王多铎, 也于顺治六年三月天花流行时被传染夺去生命, 时年

36岁。

努尔哈赤第八子即清太宗皇太极，一生未出过天花，所以每当天花流行之时，便竭力躲避，一直到五十多岁时仍如此。其子顺治帝则未能幸免，24岁时死于天花。

顺治帝的几个幼子中，第三子玄烨虽得天花，但度过鬼门关而痊愈，获得免疫力，大难未死，继有后福，因此而被立为皇位继承人，是为康熙帝。

以上所举死于天花者，均为成年人，且因其连带某些事件，才记录于史籍而被我们获知，那些未能载诸史籍而死于天花者，以及极易感染且抵抗力弱的幼童，其死于天花者当多得多。尤其是满人，入关进入北京后，其感染及受危害的情况，较入关前更厉害，当时满人畏痘如虎，流行之时，仍只有消极躲避，但这种可怕的病魔，防不胜防，大量的消极躲避者仍未能幸免于难。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继位后的康熙帝开始寻求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sup>①</sup>

## 二、康雍乾时期皇家幼儿的种痘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康熙帝的皇太子5岁的二阿哥胤礽被传染天花，即下段史料中所说的“喜事”，经擅长治此病的武昌府通判傅为格诊治而愈。其时康熙帝已生育21个子女，成活者仅10个，7子3女，其余11个，当有死于天花者，就是这10个成活者，也多未出过天花，难保无虞，所以在皇太子出花治愈后，当康熙帝了解到小孩种痘可免遭此病荼毒，而且傅为格就善于此术，便下令将其再调入京，为尚未出过花的其他皇子种痘。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康熙帝在御门听政时把此事做为重要政务令官员办理，谕令指示：

武昌府通判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曩皇太子喜事，令诊视疗治，获奏痊愈。今宫中小阿哥（引者注：即小阿哥，指皇子）等欲种痘，已令往取……将朕此旨，亦令希福赴京同汉大学士等商议。”酉时，希福自京城至，回奏曰：“……，傅为格因诊视皇太子喜事，故加赐隆恩，补授此职。现今宫中有未出痘阿哥，理当取来……”<sup>②</sup>

傅为格入京时，当已是康熙二十年初的春季，这也正是为小儿种痘即种痘之时节。其时，傅为格为康熙帝的6个子女中未出过痘者种了痘。这6个子女中，除二阿哥皇太子胤礽已出痘外，其他人是否出过痘不得而知。其时，年方4岁（虚岁，下同）的皇四子即后来继位为雍正帝的胤禛，可能就是在这一年种痘而成功的。

同年，江西的痘医朱纯嘏、陈天祥二人又被调至北京，于康熙二十一年春再次为康熙的皇子、皇女们种痘，因有种痘未出而没有成功者，或因年龄太小、身体不适等原因未能种者。此后，朱纯嘏等便被留京，任为太医院的太医，担任种痘、治痘之医务。太医院也从此有了痘疹科，专门负责种痘、治痘。痘疹科医生不仅为皇室子女种痘、治痘，还为京城官员、旗人子女、边区蒙古人子女种痘。

皇室子女之种痘，在当时已形成制度或者说是每年的例行之事，也正因此，为皇室子女种痘之祭神送神物、赏痘医之物，才形成定制，由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及下属掌仪司，专门办理此事<sup>③</sup>。

<sup>①</sup> 以上内容，未作详述，因详情已作拙文《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文载《求是学刊》2004年6期，请参考。

<sup>②</sup>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645~646页。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

<sup>③</sup> 《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之《掌仪司》卷3“种喜花送神事宜”条下记载：凡内庭阿哥、格格种喜花，送神所用纸扎冠袍带履、香亭、船、伞、轿、马、宝幡、黄钱阡张、元宝、香烛、纸花，及赏赐医官红缎、银两、金花、馒头等物，由堂交各该处预备。所用猪口、羊只、鼓手、校尉，由掌仪司移咨各该处预备。并参见《清宫述闻·太医院》，第30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0。

康熙帝晚年时曾对其诸皇子说：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sup>①</sup>

根据康熙帝这番话可知，自康熙二十年以后，他的皇子皇女，及其皇子之子女也即康熙的皇孙、皇孙女们，都曾种痘。至于“皆以种痘得无恙”，则是在强调这种预防措施的有效性，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按：康熙帝一生共生育 35 个皇子，康熙二十年春种痘以前生 15 个，成育者为 7 个（其中 1 人允祚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殇，姑且计入成育者），不到一半。康熙二十年春种痘术引进以后又生皇子 20 个，成育者 17 个，占 85%，这是按当时《玉牒》的记载，将进入兄弟排行者皆列入，这 17 个进入排行的皇子中，还有 3 人是死于 3—12 岁间，如果除去这 3 人，以成年者 14 人计算，则占总生育数 20 人的 70%，也高于康熙二十年以前未种痘时不到一半的成育率。这死于 12 岁以前的 6 人，死因应有多种，还会有种痘成功而又死于其他病者，所以上述计算法虽很粗糙，但种痘后生育率提高，应该与种痘有关，康熙所说其子孙因种痘而得保全的话，是有一定正确成分的。

以后的雍乾时期，我们没有看到介绍皇室子女种痘的概括性资料，但从一些间接性史料来看，雍正、乾隆这两位皇帝对种痘术还是比较推崇的，他们都曾多次下令让太医院的痘医为京城八旗旗人及外藩蒙古地区的蒙古王公子弟乃至一般蒙古牧民子女种痘<sup>②</sup>，再结合前述宫中已形成为种痘皇子、公主祭送神主、赏种痘医的制度来看，这两位皇帝命太医院痘医为皇室子女种痘，当是没有问题的。清宫医案也留下了太医院痘医为乾隆皇帝的女儿种痘全过程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到这种痘种痘术的复杂性。

被种者是乾隆帝的九公主，生于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种痘之年缺载，只记为二月二十二日，提前已检查此女身体适宜种痘，这一日，由总管太监“带领种痘科蔡世俊等，看得九公主脉息平和，精神起居俱好，于本月巳时布种喜痘，谨此奏闻”<sup>③</sup>。可见，布种之日，还要检查身体，种毕，报告皇帝。

7 天后，即三月初一日，痘医刘芳远、张德福及小方脉科的两位医生前来会诊，诊得“九公主脉息弦滑，惊恐发热，似有见喜之象”，因“议用透喜汤调理”。所谓“似有见喜之象”，是指隐见要出痘之症状，所用“透喜汤”，是促使痘出的汤剂。此后 4 天内，前述 4 位医生几乎天天看视，根据症候变化，用加减“透喜汤”之方剂为此女催痘。

三月初五日，4 位医生会诊后上奏乾隆帝：“种得九公主喜痘应期发热，于初四日从右手腕及左腰下见点，颗粒分明，红活光润，饮食精神俱好，上顺大喜。本日遵例供圣。谨此奏闻”。表明此女于种痘后 11 天，始顺利出痘。所谓“遵例供圣”是为感谢痘神的保佑而祭之。此后因诊得此女有“胃气不清”之症，又议用保和丸煎服。

三月十一日，即出痘后的第八天，4 位太医诊视后又上奏乾隆帝：“种得九公主喜痘八朝，陆续出齐，头面周身共十余粒，应期起长行浆，今浆满充足，次第收靨结痂，饮食精神俱好，仰托皇上洪福，上顺大喜，于十五日乃十二朝之期，遵例送圣。谨此奏闻”。这是说所出之痘出齐、浆满且已结痂，症候发展顺利。按例，于出痘的第 12 天即“十二朝之期”，仍要“遵例送圣”。十二日，太医们为此女“用甘草二钱汤泡，薰洗鼻孔，碗胭脂二个，润之”。因种人痘，是将布种之痘苗（痘痂末或痘浆）植入鼻中，此时用中药甘草汤薰洗鼻孔，大概是因此女所种之痘已顺利出齐，原来植入鼻中之物应该清洗掉了，甘草有祛毒之功用。

自十三日起，症状出现了新情况，此女“右项浮肿”当日共诊视两次，增加了外科医生

<sup>①</sup> 雍正《庭训格言》。

<sup>②</sup> 详见前揭拙文，及另一篇拙文《清代天花病之流传、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之影响初探》，收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sup>③</sup> 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第一册第 252 页《九公主·医案辑案》。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3 年横排简体字版。下引此书皆此版本，不另注。

会诊，用清化汤，外上八宝丹等治疗。十七日，肿势渐消，奏报皇帝。十八日，又出现“耳前浮肿”，加外上消肿化毒散调理。此后至四月初三日，经诸痘医及外科医生不断诊视，方得痊愈。四月初三日，太医们向皇帝奏报：“肿势全消，诸症俱好”，这位九公主的种痘才算成功而结束，自二月二十二日布种，至四月初三日，前后共 40 天。<sup>①</sup>

这种人痘种植术，实际是让小儿出一次轻症天花，而获免疫力，不无风险，若出痘后发展不顺利，引发痘症中的“险逆之症”，或其他并发症，则有一定危险，所以其种植术及种后之护理比较复杂。据乾隆时太医院太医们编纂的《医宗金鉴》介绍，被种儿童事先要检查体质状况，凡属于面色青白、失乳后气血不足、脾胃虚弱、脉不和平等三十三种状况，都不能种。所种之痘苗也相当讲究，需选用毒性小的痘苗。种后之“调摄最为紧要”，除了用透喜汤之类的药物引发出痘外，还有很多禁忌，如不能着凉、着热、不能吃生、冷、辛、粘等食物，免受惊吓，避烟、酒之气等等。另外，最要紧的，是随时注意病情发展，对症施治，以使小儿顺利出痘、行浆、浆足收靥结痂。一般顺利情况是：种后“七日始发热，发热三日而见苗，见苗三日而出齐，出齐三日而灌浆，浆足三日而回水结痂，大功成矣”<sup>②</sup>。前述九公主种痘后大致就是这一症候过程，只是在结痂后又出现右项、耳前浮肿，这是因种痘后之患儿，身体较弱，容易引发相关病症，因而结痂后又经过了近 20 天的护理调治。这位皇女的种痘过程，是当时皇室子女种痘的典型事例，其他皇子皇女也大致如此。它也反映了当时人痘种植术的大概情况，只是皇家子女在诊视、调摄、护理等方面远较一般人家的儿童精细而已。

当时外国人来华者尤其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对中国的种痘术颇感惊异和兴趣，留下不少记载，其中耶稣会士殷弘绪的记述较详细，他在雍正四年（1726）给神父杜赫德的信中，说他得到皇宫里的医生给他的三个种痘方子，遂将这三个方子所记的种痘术，结合他自己的理解，详细地复述在他的这封信中。他所复述的种痘方，非常详细，可作为前述清宫医案种痘记录的补充。现将其所述录于下，以便结合前述清宫医案的情况，作更细致的了解。

#### 第一张方子：

“找一个一岁至七岁，痘疹发得比较稀疏而没有任何恶性症状的孩子。当他发病第十三天或第十四天时，他的疱疹已结痂、掉落。把这些痂收集起来，晒干，盛放在一个瓷瓶里，用蜡把瓶口封好。这是他们储存保效的办法，如果瓶子有缝隙，不过一百天，瓶子里的东西就要失效。

我想接受种痘的孩子身体要好，要满周岁，如果瓶子里的痘痂很小，就取出四块，如果很大，取两块就够了，在两粒痂中间夹一粒麝香，用棉布包紧紧塞进鼻孔里，男孩塞左鼻孔，女孩塞右鼻孔。必须看一下孩子的凶门是否合拢。那是思想和理智的门。如果孩子的凶门合拢不好，或者有腹泻，或有其他疾病的孩子不适宜种痘。

痂药塞进鼻孔以后，人会发烧，如果到第三天才发出痘疹，那么可以相信这种痘痂可以救十之八、九的孩子。但是如果第二天发痘疹，那么只有一半的希望。如果发烧的当天就发出了痘疹，那么，对于孩子们的生命就没有把握了。

此外，使用这个方子时，护理要像出真的天花一样，只能用一次排疹的药，然后要给病人服滋补药。

这个方子在使用时还有许多预想不到的情况。我想之所以要选用小孩提供痘痂，是为了比较保险，可以避免副作用，适应性比较强。同样，在孩子身上取出的痘疹疫苗犹如果树上留作种子的少量果子一样，丰硕饱满。至于麝香，似乎是作为痘疹疫苗的载体。麝香的香味浓郁四益。痘疹疫苗与麝香的香气混和在一起，就更容易缓缓进入呼吸道中。他们还考虑到

<sup>①</sup> 以上俱见前引《清宫医案研究》第一册《九公主·医案辑录》。

<sup>②</sup> 《医宗金鉴》卷 60。

好的麝香可健脑补神。麝香是热性的药，它可以活血。如果空腹稍用力嗅麝香会出鼻血的。”

第二张方子：

“为了接种成功，必须选用条件最好的痘痂。刚取下的痘痂，需要经过一番处理，使它温和一些。他们把雅葱的根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加一点甘草，放入一个盛热水的瓷杯里，用细纱布把瓶口蒙上，把痘痂放在纱布上，让混和雅葱和甘草的蒸汽熏一段时间，然后取下痘疹，凉干，这些痘痂就具有适宜的药力了。保存了一个月以上的痘痂可以省略这番处理，在接种前，只要让一个健壮的人贴身把痘痂温热就行。

从胸背上取下的痘痂是最好的，当心不要用头上、脸上、脚上和手上取下的痘痂。

如果干式接种痘痂的话，按必需的份量，把痘痂放入一个蚕茧中，然后塞进鼻孔，男孩塞左鼻孔，女孩塞右鼻孔，放三个小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用温水把取来的痘痂和成稠状，放到一个棉布兜里，塞进孩子的鼻孔，放六个小时。不久孩子就会发烧，第六天就会发出痘疹来。过了十二天，痘疹就会结痂、掉落。把痘痂放到水中，用木棍捣碎搅和。

六种情况不能接种：

①孩子没有满周岁；②孩子满了十六周岁；③有皮肤病；④身体有其他疾病；⑤酷暑的夏季；⑥如果痘痂疫苗条件不好就不宜接种。对于接种后发的痘疹和自然发病的痘一样用药。”

第二张方子上的注意事项说明了接种痘疹的方法在中国并不是新发明，人们经过反复考虑周到，已经想到用各种方法来改进了。

可能是经过考虑，他们才嘱咐不要在夏天接种，而选择注意力比较容易集中的季节。只要自然天气适宜的季节，冬天只要室内保温做得好，都可以接种。夏天容易超过适宜的热度。

根据这两张方子，痘疹早发出都是很危险的，有着和自然发出的痘疹同样的危险性。过早发出痘疹的话，效力就会分散，不发透，就要反复发作，这样就救不了病人。在肉和表皮之间有免疫力的物质不能足够地成熟，就好像囫囵吞下去的食物没有经过咀嚼和唾液消化就到了胃里。进入血液中的酸，循环回来时只有一半被吸收，危害极大。

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第三张方子。我搞到一部手稿，分好几篇文章。书名为《种痘概法》（也即种痘规则）。

（1）种痘的孩子一定要健康、强壮，没有任何疾病。

（2）孩子的凶门一定要很好合拢，所以，种痘的孩子要满三岁，按照经验，七岁以上的孩子已不适宜了。

（3）身体虚弱或有慢性病的，诸如疥疮、脱皮性皮疹、脉细等不宜种痘。腹中也不能太空。

（4）斜视、重听、鼻塞、小便不通畅的孩子不能接受种痘。

（5）如果孩子眼睛很大，但是眼白很少，或者耳轮上端是尖形的而不是圆形的，不宜种痘。

（6）酷热暴冷的季节不宜种痘，疾病流行或者气候多变，天气太干燥、太潮湿、太阴沉都不宜种痘。

当孩子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让他服一帖驱邪、纯净体内血液和精液的煎药，服药十至十二天以后再给他种痘。煎药方子如下：红豆、黑豆、绿豆、甘草末，每种成分一盎司，捣成

细粉状，盛入一个竹筒里，把竹筒表面的竹衣去掉，两端的竹节保留。把竹筒盛满药粉后，用杉木塞把两端筒口塞紧，用蜡封上，不留一丝缝隙，冬季就做这种药存放在竹筒里。然后把竹筒挂在茅坑（厕所）上，一、二个月后再取下来，那时药粉已经阴干。把竹筒擦干净以后，每一盎司药粉加 0.3 盎司的梅子花瓣（我估计是一种野豆之类，冬天开花，有时候只开花不结果），这种花叶掉在雪地上不要用手去捡，这种花瓣要用针挑起，花瓣放在纸上用湿火烘干。然后把花瓣捣成细粉状和竹筒里的药粉搅匀。用法如下：根据孩子的年龄取 0.3 盎司或 0.15 盎司药粉加水，把丝瓜梗（丝瓜有点象西葫芦，是攀援植物，可以吃）放入这种药水中煎，如果没有丝瓜梗，就把金银花放入药中煎。

服用这种药时，切忌刺激性强的食物。服药十至十二天后就可以种痘。种痘的方法如下：

在适宜的季节，找一个痘痂较稀疏，条件较好的健壮的孩子，采取他最厚的痘痂，盛入瓶中密封好。这样可以保存一年不失效。

到需要种痘时，取五、六个痘痂。如果接种的是大孩子，就加两粒雄黄，把它们捣碎搅和用棉布包好，塞进孩子的鼻孔，放二、三天后，痘疹就出来了。如果孩子太小，二、三粒痘痂就够了，麝香和雄黄的量也相应减少。种痘的第二天让他和着稀饭口服二、三粒痘痂。不要单服痘痂，先煮一杯药汤，然后放二、三粒痘痂。服了这药汤后，就等反应，如果过了三天发痘，就是成功了。

如果第二天就发痘，就有危险性了，一般说，十之六、七个孩子可以脱险。如果种痘当天就发痘，危险性就很大，只有十之一、二个孩子能脱险。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一般还是可以放心的。如果遵照我上述的方法，再服用一些驱毒的药，接种的孩子不会出现我刚才所讲的危险情况。必须服用我们书上所说治疗天花的药。

如果服药后痘疹没有发出来，到第四、五天仍没有发出来，必须拿掉孩子鼻子上的药粉，然后再服用驱毒的药。服了药后就能不出天花了。只是在第四、五天和第八、九天需服用同样的药，以此类推，再服几次。孩子满了十岁就可以不用如此预防了。<sup>①</sup>

### 三、皇室子女的治疗

即使有了种痘术，由于种种原因（详见后述），皇家子女中仍有被传染而患天花者，这种状况，及太医们对痘症的治疗情况，“清宫医案”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实例。以下便根据这一资料作具体介绍。

《清宫医案研究》共辑有 9 例皇室子女得天花救治的医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顺利出痘而愈。二、中经险症，最终获愈。三、虽出痘但呈逆险之症，痘毒内陷不发，终至不救。以下分别简介。

（一）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有以下几例。

乾隆帝皇十一子永理次女，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其 3 岁时患天花，自十二月十三日出痘，至二十一日，共 9 天，其间用透喜汤、清热活血汤、活血助浆汤、调元助浆汤、发痘之桑虫、清热育神汤等，至第九天时，头面周身共出痘“三百余粒，应期起长，行浆结痂”，太医奏报皇帝：“上顺大喜”<sup>②</sup>

嘉庆帝皇五子绵愉，嘉庆十九年二月生，5 岁（？）时，于冬季十二月初四日出花，头面周身隐现红点，此后颗粒渐长、浆行饱满，结痂俱顺，至十四日“头面周身结痂十成，精

<sup>①</sup> 以上见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46 页~152 页《中国人用鼻吸法种痘预防天花》。

<sup>②</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一册第 268~273 页《十一阿哥次女·儿科医案》。

神大好，六脉和平”其间所用方剂，与上述患儿大同小异。癒后继行调养<sup>①</sup>。

道光帝皇四子奕訢，即后来即位之咸丰皇帝，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2岁时，于冬季十一月初八日出痘，发展顺利，至十九日第11天时“头面周身，结痂十成，饮食如常，精神大好”，此后几天，只是进行饮食调理，兼服保元理脾丸，至二十二日痊愈。<sup>②</sup>

道光帝皇七子奕譞，即后来之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父亲。生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年四月其8岁时感染天花，幸而出痘顺利，至第16日已“痘痂次第渐落，作痒已止”，只是稍有内热，用清热代茶饮加银花，此后“余毒外出”，5天后“脉息和平、诸症俱好，相宜止药，饮食调理”<sup>③</sup>。

## (二)属于第二种情况的有：

乾隆帝皇八子永璇之长子绵志，于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出痘，当日即“头面周身见点，颗粒细碎，颜色深红，身热气粗，烦躁口渴”，太医诊断为“血热太盛，中险之症”，因痘尚未出齐，因“议用清解透喜汤”。第3天，虽然痘已陆续出齐，但“颗粒细碎”，仍“血热太盛”，属“中险之症”，又用活血助长汤、松花粉等。至第九天，行浆充满，渐次收靨结痂，太医急向皇帝报喜，并奏于第十二天“遵例送圣”<sup>④</sup>。

乾隆帝皇十女，生于乾隆四十年正月，俗称十公主。这一年乾隆帝65岁，老来得女，视为掌上明珠，四十五年五月，十公主6岁时，已指配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不断当年十一月感染天花。二十一日“脉息浮数”发热口干。第二天便面、胸见痘，太医急以荆防透喜汤调理，并奏报皇帝。当日晚，太医又奉命诊视，用宣表透喜汤加香菜根调服，由于病症来势颇猛，患儿“喜痘隐伏不透，烦躁不寐，扬手掷足，二目上视，似有抽搐之象”，后来又出现“烦躁闷乱，目直口噤、神识不清”之状，太医又用芫荽酒薰法，以三黄快痲汤连服。第二天，“颗粒渐出，烦躁诸症亦减，神识渐清。惟血滞热盛，尚未出齐，仍用三黄快痲汤加减调治”。第三天，痘粒渐次长出，且“颗粒颜色红活”，因“血热未清”，又用活血助长汤。第四天，痘粒“头面周身出齐，渐次起长……已具行浆之势”，改用活血助浆汤。第九天，“行浆结痂”，迅奏皇帝“上顺吉祥，大喜”，定于十二月初三日“遵例送圣”<sup>⑤</sup>。

## (三)属于第三种情况的3例。

道光帝的三女儿，生于道光五年二月，11岁那年即道光十五年的十一月初七日，太医诊得此三公主“脉息洪数，以致发热，周身疼痛，头面有点不真，似有天花之象”，急用荆防透喜汤调理。同日，病症发展很快，因“毒泉火烈”，又有“喘闷呕恶”等症，太医又两次前来诊断，头一次，太医认为“必急为解表，败毒、清火，务使伏毒外达，而表里双解为要”，因而改用加减归宗汤。第二次，又用胆星、花粉二味煎汤兑服。第二天虽初见痘粒，但“似有闷象，以致闷乱抽搐，痘形板实不起，又兼瘟毒过盛”，而“急用加减归宗汤调治”，但效果不佳。这天的上午，道光帝的堂侄奕纪曾带来太医4次诊视用药，患儿先是“气闭不语”，继而“口开目闭”，虽几次用通关散吹鼻救治，无效，午时，此女“目闭口开，脉息已断”<sup>⑥</sup>。

道光帝第七女，生于道光二十年七月，5岁时于冬季十二月初八日“周身头面发出细碎红点”，同时发热口渴，烦躁不安，面色微青，急用荆防透表汤，下午红点渐长，已见天花之象，但此女自出痘便不顺利，痘颗“平扁干滞”、“形色紫滞”，患儿“大烦大渴”，太医每日都要诊视、并改用药多次。初九日，太医诊断此症“火热壅遏已极，屡用凉药未能得效，此系重险之症，恐浆脓难化，必致有变”。此后又“连服清毒助浆之药，虽得微浆，甚不足

<sup>①</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一册第416~421页《五阿哥·痘疹治案、天花治案》。

<sup>②</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二册第678~680页，《四阿哥·痘症治案》。

<sup>③</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二册第693~694页，《七阿哥·痘疹治案》。

<sup>④</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一册第216~218页，《绵志阿哥·医案辑录》。

<sup>⑤</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一册第260~262页，《十公主·医案辑录》。

<sup>⑥</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二册第705~706页，《三公主·天花救治案》。

用”，痘浆少而不发，属痘毒内滞，至第九天，已呈“火毒内陷之象，症势大险”。第十三天，收靥后“症已大变”，于该日未时死亡<sup>①</sup>。

同治皇帝。同治 6 岁继位，患天花那年 19 岁。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太医诊得同治帝“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第二天“头面周身疹中夹杂之痘，颗粒透出，系属天花二朝之喜”，唯“瘟热毒滞过盛”，以致痘粒“颜色紫滞”、咽痛作呕，身颤口干，便秘溺赤，当时太医便断言“症界于险”，用清解活血饮。次日，又诊断为“症势重险”。至第四天“天花四朝”之日，虽痘粒渐长，但“板实顶陷，攒簇紫滞”，乃“毒盛阴燥、气血郁滞”所致，先后用清毒松肌饮、宽中清毒饮等。至十一月初六日的“天花七朝，浆汁已行，饮食俱佳，惟浆未充足”，又用利咽生浆饮、赛金化毒散。次日有“毒化浆行、阴液尚敷，由险渐化为平之象”。但此后又有“停浆不靥之势”。十一日的“天花十二朝，头面渐次结痂”，唯“痂结干白，身肢浆未回收，用保元回浆饮调理。此后数天，太医诊断屡有“余毒未清”、“肾阴不固”、“余毒内扰”之语。第二十天，又多处“发出痘痂肿痛”，以致溃破流汁，后虽“痘痂渐轻，痘痂俱落，惟腰间溃孔，浓汁不减，红肿不消，臀肉左右溃孔二处流汁”，用托里化毒汤等，效果不显。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后，“漫肿串溃，每日约出脓汁一茶盏有余”。十二月初四日“溃深分许，牙龈黑臭”。初五日下午申时“六脉散微无根”，酉时即下午 5-7 点之时，六脉已绝。<sup>②</sup>

#### 四、从“清宫医案”及种痘、治痘情况得出的几点认识

《清宫医案研究》共收录 169 人的治病记录，基本上是康熙后期至宣统年间的，其中曾患天花者共 9 人。另据笔者从其他资料获知，乾隆帝的第七子永琮、第四子永瑛之次子，也曾患痘而殇<sup>③</sup>。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清宫已引用人痘种痘术，皇家子女代代沿用此术，但由于这种方法的成功率不如后来的牛痘术，因而会有未成功者，出现种痘而未出没有获得免疫力、或种后导致重症之痘而死亡的现象；另外，由于对种痘前儿童的身体状况要求较严，种痘又有一定季节性（主要是春季），还会有因身体不适，年龄太小而错过种痘时节，未能布种的情况，尤其是皇家子女之种痘，太医院之痘医由于有担当责任的顾虑，对这些金枝玉叶种痘前身体条件的考虑当更严格些，错过机会未种的情况会更多些。此外，还有可能有的人怕出危险而不为某子女种痘者。总之，在清廷引用人痘术后，皇家子女仍不断有染天花者，并不稀奇。它也反映出施行人痘种痘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的状况。自道光初年起，北京已引进牛痘术，但却见不到皇家子女种牛痘的记载，以至道光帝的几个子女及同治帝仍感染天花，宫中不引用牛痘术，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前举患痘者情况来看，又绝大部分是 2~11 岁的儿童，只有同治帝是在 19 岁那年染天花而亡。像本文第一节所举清初屡屡有成年死于天花的现象，在这 169 人的医案中已不再见到。在其他文献中，也很少再见到。已前笔者曾推测，是否在人痘术广泛施行后，年龄稍大一点的儿童或少年，由于身体抵抗力较强了，接种人痘出轻症痘疹时危险性较小，成功率较高，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接种后获得免疫力（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因患天花愈后而获终生免疫力的），因而自人痘接种术推广后，天花之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之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接种人痘得以保全。这是人痘接种术在当时的主要功绩所在<sup>④</sup>。而此次考察所见 169 人中的医案也很少再有成人死于痘症的状况，是否也是人痘种痘术的结果？总之，人痘接种术的推广，其效果对清代人口繁衍的良性作用，是个值得注意、应深入探讨的

<sup>①</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二册第 730~736 页，《七公主·医案辑录》。

<sup>②</sup> 《清宫医案研究》第三册第 1212 页~1233 页，《同治皇帝·天花医案》。同治帝之死因，有死于梅毒之传说。此书编者，根据同治脉案所记病情、用药，认为“死于天花，当无疑义”。见第 1233 页的“参考”。

<sup>③</sup> 《清史稿》第 30 册第 9093 页、9077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并参见昭槤《嘯亭杂录》卷 6《伪皇孙事》。第 177~178 页，中华书局 1980。

<sup>④</sup> 见前揭拙文《清代天花病之流传、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影响初探》。



重要问题。

从这9例天花患者的病情发展、治疗方法及最后结果来看，初见天花之象时，都是用透喜汤之类的中药汤剂促使患者充分地发痘、出花，以后再用助浆汤等使痘行浆饱满，直至结痂，此乃上顺大吉。若隐伏不出，或虽出痘而颗粒细碎，行浆不足，则认为是痘毒不能顺利发出，乃以托毒、清毒、助浆之药，有效者，可使头面周身痘颗出齐，灌浆充足，结痂十成，化险为夷。若用药效果不显，则痘毒内陷侵及全身，导致并发症，不治而亡，这种“重险逆症”，往往发病时即来势凶猛，诸药效果不佳，前述死亡3例，均呈这种症势，其中道光帝十一岁的三公主，出现天花之状后两天便死去。其七女儿虽延持12天，也终致不救。同治帝虽延续月余，也未能挽救。可见，得天花者能否症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花后即呈现的症候，是顺症还是逆症，顺症平稳出花，逆症轻者，若用药顺利，可转危为安，重者，即使皇家子女乃至皇帝，以名医救治，也是九死一生。时人所谓“顺症不药而愈，逆症服药无益”<sup>①</sup>，“一遇险逆之症，……即名医也手足无措”<sup>②</sup>。前9例天花患者的救治医案记录，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当时对天花的治疗，效果并不明显，或者说，天花治疗术对当时人口的保全，效果也不会太大。

收稿日期：2007-1-9

作者简介：杜家骥（1949-），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sup>①</sup> 董氏《痘疹专门秘授·序》。

<sup>②</sup> 《种痘指掌》黄廷鉴序。